

试论清末民初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吴 达 德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清末大规模编练新军,需要大批掌握现代军事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军官队伍,因此建立各种类型的军事学堂,培养和轮训各级新军军官,就成为清末新军编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这样一所培养和轮训新军军官的军事学堂。不仅如此,该学堂还是一所存在时间较长(1909年9月28日至1928年)、规模较大、成效显著、影响远播海内外的军事学堂,不仅在中国近代军事学校教育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关键词:清末;民初;云南陆军讲武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3-0092-07

军队现代化的必需条件是部队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尤其是军官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教育与训练。清末大规模编练新军,需要大批掌握现代军事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军官队伍,因此建立各种类型的军事学堂,培养和轮训各级新军军官,成为清末新军编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当时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就是其中的一所存在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成效显著、影响远播海内外的军事学堂。目前,史学界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够,笔者曾撰文对其进行初步研究^①,本文仍就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它在中国近代军事学校教育史上的突出地位、它的成功经验及其有益启示进行分析探讨。

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之前,云南也曾办过一些军事学堂,如武备学堂(1899年)、新操学堂(1901年)、陆军小学堂(1906年)、陆军速成学堂(1906年)等,但这些学堂普遍存在师资质量不高、教学水平低、课程设置不合理不完善、规模较小、办学不正规、存在时间短等问题。这些学堂没有条件轮训新军在

职的中下级军官。“新军甫立,恒苦乏才,亟宜遵照奏定陆军学堂办法,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以为陆军防营军官研究武学之所”^{[1]328},因此,滇督遂在云南创办陆军讲武堂。

1909年9月28日(清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云南创办的陆军讲武堂开学,校址设在昆明承华圃(今昆明市中心著名风景区翠湖西岸边),校园宽敞,布局规整,设施比较完备,校舍仿法国建筑式样,占地大约4万平方米。创办时设督办1人,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坤兼任;总办1人,先是胡文澜,后由原武备学堂总办、浙江籍留日士官生高尔登兼任;监督1人,由滇籍留日士官生李根源担任;提调1人,由滇籍留日士官生张开儒担任。高尔登任总办期间,因袭武备学堂成规,对学校以及教育改进不大。高于1910年4月辞职后,由李根源继任总办,湘籍留日士官生沈汪度接任监督^{[2]15}。创办初期,作为监督(相当于教务长)、后又继任总办(相当于校长)的李根源贡献最大,他在选择校址、规划校区、拟订章程、招生编班、选编教材、选聘教师、购置设备等方面积极努力,为讲武堂的顺利开办创造了条件。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设甲、乙、丙3班,分

收稿日期:2008-11-10

作者简介:吴达德(1952—),男,四川自贡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步、骑、炮、工 4 科。甲班学员选调陆军第 19 镇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共 120 人,学制一年;乙班学员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副营长)、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共 100 人,学制一年;丙班学生则在社会上招收 16 至 22 岁的具有中等文化以上、品行端正、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 200 人入堂学习,学制三年^{[3]1}。1910 年 4 月,李根源继任总办后,进一步扩大学堂规模,接收陆军第 19 镇随营学堂全部学生 200 名,并入丙班。7 月,鉴于云南新军军官严重缺乏,亟待补充,于是从丙班中“选其年龄稍长、学识较优者编为特别班”,以期速成^{[4]7}。特别班学生 100 名,酌分兵科,专授军事,缩短学期,提前半年毕业。朱德当时冒名云南蒙自籍学生考入讲武堂丙班学习,由于成绩优秀,也被挑选到特别班。1910 年 9 月(宣统二年八月),甲、乙班学员毕业,仍回原来部队任职。次年,特别班学生提前毕业,分发陆军第 19 镇第 37 协蔡锷所辖之第 73、74 标任见习军官。是年夏,丙班学生完成普通学业,派调陆军第 19 镇各营受入伍教育 3 个月后,仍回堂继续接收军官教育。讲武堂在创办初期的三年左右时间里,为云南新军培养、输送了 600 余名合格的中下级军官。

辛亥“重九”云南光复后,云南陆军讲武堂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不过人们仍习惯沿用其旧称。学堂总办改称校长,同时设教育长 1 人,其它各业务部门同以前一样。原讲武堂甲、乙班以及特别班毕业并已授职之员生,列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 1、2、3 期,准免复训;原讲武堂丙班学生调回校继续学习,列为第 4 期。1913 年以后,地方政府对讲武堂迭加整饬,讲武堂規制日宏。讲武学校时期,由于时间较长,期数较多,各期设置的机构不完全相同。第 4 至 11 期,仍设步、骑、炮、工 4 个兵科;以后几期,根据部队的实际需要和装备情况,酌设兵科。各兵科设科长 1 人,科以下各队设队长、队附,各兵科主任教官负责本兵科教育训练,各队队长、队附具体负责管理学生和执行教育计划。云南陆军讲武堂从 1909 年创办,1912 年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到 1928 年结束,共办 19 期,毕业员生 4000 余名^②。

辛亥革命前,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职员绝大多数由留日士官生和留学日本其他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改称讲武学校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讲武堂时期的教职员逐渐由以后毕业回国的留日士官生以及讲武堂、讲武学校先期毕业生和国内其他高

等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

二

从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便于表述,辛亥以后的讲武学校也统作如此称呼)整个发展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虽然是一所地区性的军事学堂,但教员、学生来源却不限于云南本省,其影响更是远远超出了云南地区。按当时陆军部规定,讲武堂属于地区性军事学堂,主要为本省新军和防营军官提高军事理论水平和技能而设立。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外省籍教职员和学员、学生不少,其毕业生也不仅仅在云南的军队中供职。讲武学校时期,曾招收南洋华侨青年学生 300 余人、朝鲜籍学生 30 余人、越南籍学生 70 余人^{[5]14},还曾为四川轮训 500 余名军官。

第二,它主要培养中下级军官,但也培养出了一些中高级军官。按当时陆军部规定的培养目标,云南陆军讲武堂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中下级军官。创办初期,它既轮训在职中下级军官,又招收社会知识青年入堂学习,以培养下级军官。讲武堂后期,它虽然办过将校队 1 期,但其中大部分也是中级军官。当然,其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晋升为高级将帅,如朱德元帅、叶剑英元帅以及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帅,但那纯属情势造就而非云南讲武堂的培养目标。

第三,它既是一所轮训补习性质的军事学堂,同时又是一所比较正规的军事学堂。按当时陆军部规定,讲武堂属于轮训补习性质,“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要求“全省带队各官均须分班轮流到讲武堂讲习武备各学”^{[1]311}。云南陆军讲武堂从部队中抽调服役的中下级军官入堂学习,属于轮训补习性质;从社会知识青年中招收学生入堂学习,系正规的军事教育。他们毕业后分到部队,以补充军官之不足。不管是抽调现役的中下级军官入堂学习,还是从社会知识青年中招收学生入堂学习,在学习期限、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等方面都比较正规。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规模比当时其他同类军事学堂为大,而且军事教育也更正规、更完善,教育质量也高出一筹。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军事教育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师资整齐,素质较好。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教师的素质和教学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军事学校

更是如此。清末民初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大多数教职员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与训练、掌握了近代军事理论知识的留日士官生。比如:辛亥革命前,在讲武堂担任军事学教学的23名教官中,就有21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余2名毕业于日本陆军测量学校;担任普通学科的教员,也大多是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讲武堂总办、监督、提调三个重要职务皆由留日士官生担任,甲、乙、丙三班班主任也都是留日士官生^③。这样整齐的师资队伍,在清末同类军事学堂中是不多见的。辛亥革命后,讲武学校的师资也主要由留日士官生以及讲武堂、讲武学校先期毕业生和国内其他高等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由于讲武堂师资整齐、素质较好,讲武堂的军事教育比同类学堂也高出一筹。

其二,课程设置合理,且不断完善。清末时期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己的一套较为科学的军事教育思想和体系。清末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先是仿效德国,后是学习日本,军事学校教育也一样。在讲武堂任职任教的留日士官生,借鉴、引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学内容,并结合实际加以改进、完善。据李根源回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筑城学、地形学、测绘学、马学、卫生学、各种典范令、图上战术、兵棋、实地讲话、实地测绘、战术实施等。讲武堂创办初期,教学内容大体与之相同,并且军事学教材大都直接采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材。李根源继任总办后,为了使教学更能适应部队的实际需要,除了要求各兵科都要学习基本学科内容外,还针对各兵科特点,结合实际,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育内容加以删节改进。《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具体规定了各兵科学科(军事理论)、术科(军事技能)教学内容,使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事教育与训练不断得到丰富、完善^[6]。

其三,因材施教,注重实际。讲武堂甲、乙班学员是由新军、防营在职军官调充,丙班学生在社会知识青年中招考。针对学员、学生的不同来源,讲武堂规定了不同的学习期限。根据清末军事学堂学制的规定,讲武堂的学制每期一般仅为四个月,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制比规定学制长几倍。讲武堂甲、乙班学制为一年,丙班为三年,从丙班中分出之特别班为两年半。又根据学员、学生的不同状况和特点,教学侧重点各有不同,教学进度也不一样。甲、乙班学员除了学习一般学科内容外,术科以野外演习为主;

丙班学生第一年学普通学及浅易兵事学,第二、三年分科专学军事学;特别班与丙班大致相同^④。讲武堂丙班、特别班教学进度和安排,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基本相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以三年毕业,其在第一年学普通学,在第二年、第三年习军事学术”^{[7]38}。《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教育第六条规定:“讲武堂课程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均以实事实地研究,合于实用为主”。这与“日本士官学校之教育方针,一面增进学识,一面应用于实地”,“以简易与实用为主旨”^{[7]25,19}基本相同。学科实际上就是军事理论教育,术科实际上就是为配合军事理论教育而进行的实战技能训练。这样,就把理论教育和实战技能训练结合起来。

其四,重视体育活动,加强体格锻炼。讲武堂制定的校训为“坚忍刻苦”四字。为了锻炼坚强体格,培养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讲武堂规定,学员、学生每天早上必须跑步和体操。每天除了上课外,还必须下两小时操,晚上不时有紧急集合训练,每学期还要进行野外拉练训练。学校设置的铁杠、木马、平台、大小双杠、天桥、浪桥、吊绳以及跳高、跳远、撑杆跳等体育器械,既是为术科学习所用,也是学员、学生平时进行体育锻炼的器械。讲武堂要求学员、学生加强体格锻炼,目的是为了他们将来到部队后能适应带兵野外作战的需要。军人,要有军人的气概;军校,要有军校的精神。有人总结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精神:“必有坚忍不拔之慨,而后有坚贞不屈之操,有坚贞不屈之操,乃能成艰苦卓绝之业。”^{[8]138}

要保证学校特别是军事学堂的教学顺利进行,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要制订合理的规章制度来加强管理。云南陆军讲武堂在管理方面也有特色。

首先,先后拟具了两个章程,凡事皆有章可循。1909年7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前夕,就由李鸿祥、韩建铎、胡景伊等一同拟具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9]134}。第二年5月,高尔登去职后,由李根源等担任讲武堂主要职务,他们以《试办章程》为基础,结合讲武堂的实际及将来发展的需要,制定了《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对照清末贺忠良编著的《考查日本陆军教育书》所介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宗旨、目的、内容、方法与步骤以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我们不难看出,上述两个章程的拟具,既深受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影响,又使讲武堂凡事皆有章可循,教育与管理日趋完善、合

理、正规化。

其次,组织管理健全,职责分明。讲武堂实行管教一致的原则,设立各级机构。校部设总办(即校长)一人。校部下设五个处,各司其职:(1)监督处,负责全校教育事宜;(2)提调处,负责人事调动和内外事宜;(3)编修处,负责对内对外文牍事宜;(4)财务处,负责会计财务事宜;(5)军医处,负责医疗和卫生事宜^{[10]165}。《试办章程》规定,总办“隶于督练处,督办、总理全堂事务”;监督“禀承总办,指挥各教习,厘订画一功课,稽查学员行为勤惰,并任学术进步之责”;提调“禀承总办,整理全堂庶务,监察诸规则之实施与否”;各科教习“任本科学术教育进步之责,并承监督指挥译定各项功课”;执事官“禀承提调,掌管全堂庶务,并指挥各司事弁目管束弁兵夫役”;军需长“会计款项,掌管本堂薪饷、衣粮、柴炭等事,并经理一切账目”;军医长“任全堂卫生等事,并疗治一切疾病”;书记官“掌治文牍,管理案卷,并修饰各项功课,督饬书生缮写等事”。《改订章程》对各级教职人员的职责规定得更为具体、详细,要求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忠于职守,不得互相推诿。这使整个讲武堂组织机构运转灵活,办事效率高。

再次,制订、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要求严格,加强组织纪律性。不管什么性质的军队,都必须要有铁的纪律,培养军官的军事学堂更是如此。讲武堂的管理制度,核心是层层节制、绝对服从^{[3]4}。根据这个精神,制订了各种条例,如讲堂、操场、寝室、食堂、卫生、会客等条例,以及各种检查、值星、考试等制度,要求学员、生认真遵守,并随时督促检查。为了正规化要求和管理需要,“学生在校的识别,军帽是硬盔,缝上一寸宽的红呢条子,帽顶是白色,周围镶上红色边,遮阳是皮制的,帽花是金色的三角星,步兵科的领章是红色,骑科的领章是黄色,炮科的是蓝色,工科是白色,……这些规定都采用日本式”^{[10]166}。在纪律及其违纪处理方面,《试办章程》载明:“学员及学生不得自请退学,非有大故亦不准请假”;“在堂如有惰学犯规等事,则分别停升或降革及记过罚薪”。《改订章程》也明文规定:“学生以修业为重,不得请假旷课”,“如紊乱军纪,品行不正,屡悖堂规者,即由堂开革”,丙班学生曾因此开除了19名。军事学堂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军事以及有关知识。对于学员、学生的学科、术科学成绩的考核,规定得更为严格、具体。《改订章程》中的《考试规

则》规定:“本堂实验分为入学检定试验、口述试验、笔记试验、学期试验、卒业试验五种”;“试验时除临时命令应带之物件外,不得另带其他之物件,又各学生依指定之坐次,不得自相更换及有夹带、枪替、窃视、耳语等弊,如有以上弊端,按照情节轻重核议惩罚”;此外,还规定了具体的评分标准以及补考等有关规定,要求极其严格。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引进、传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教育思想、体系和制度方面,在当时是比较典型、比较成功和有成效的。朱德曾回忆说:“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11]。有论者指出:云南“设讲武堂以训练干部军官,亦以滇省为南方之首”^{[12]370}。

三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前夕,正值中国留日学生纷纷回国之时,许多云南籍留日学生回到云南,一些外省籍留日学生也来到云南。这些留日学生中,相当部分人是在日本学习军事,讲武堂开办时,他们中的部分人被延聘为教职员。这些留日学生在留学期间,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熏陶,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相当部分人逐步倾向革命,参加同盟会,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于教职员中的绝大多数是革命党人或革命分子,他们基本上掌握了讲武堂的 leadership。他们积极在讲武堂内建立同盟会组织,发展会员,朱德就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组织的。他们积极在讲武堂内介绍、传播革命书刊,课堂内外宣传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使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云南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云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武昌起义,风声所播,云南立即响应,讲武堂“各员生奉命挥戈发难,……肃清清军,重九光复,多赖其力”^{[4]8}。他们不仅为推翻专制统治、建设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建功立业,而且在以后的援川、援黔军事行动中屡建奇功,在护国军兴、再造共和的历史事件中,滇军将校也多为讲武堂师生。护国运动中,“上级将校多由日本士官出身,中下级将校多由滇讲武堂出身。……以此诸人指挥云南军队,可谓彻上彻下无不融洽”^{[13]1223}。

护国运动以后,随着唐继尧等人的蜕变和滇系

军阀的形成,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军阀扩充实力、培养骨干的场所。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代军事学校教育史上是一所具有鲜明特点、突出地位和很大影响的军事学堂。

如前所述,它办学时间长、期数多、规模大且比较正规;同时,它在引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教育思想、体系和制度方面做出了贡献和取得了成效;它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前后 19 期共培养了 4000 余名军事人才,这在当时同类型军事学堂中是相当突出的。众多军事人才中,有的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著名人物。如第 3 期(特别班)的朱德、第 12 期的叶剑英,他们后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伟大而卓越的军事家、共和国元帅,他们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才干最初就是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和锻炼的;周保中将军、朝鲜的崔庸健将军是讲武堂第 17 期的毕业生;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是讲武堂第 12 期的毕业生^{[14][130]};其他的毕业生如龙云、卢汉、朱培德、范石生、王均、王秉均、杨希闵、孙渡、赖心辉等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著名人物;教职员中的唐继尧、李烈钧、刘存厚、顾品珍同样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著名人物。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虽然不是讲武堂的教职员,但亦在讲武堂上过课、讲过学。有人评价说:“云南讲武堂之声誉昭著,不亚于日本之士官,保定之军官学校。”^{[15][17-18]}此论并非过誉,可谓实事求是的持平之论。

另一方面,云南陆军讲武堂对民主革命也起了积极作用,做出了贡献。李根源回忆讲武堂时无限怀念地说:“自辛亥以来,国体三嬗,云南以贫瘠阻绝之地,尝先天下以卫共和。当时同堂之人,莫不援甲以赴难。今计教官之中,或勤国事,或会他故,亡者已有七人,诸生死于援黔、援川、援藏与护国、靖国之役者百余人。青简未湮,碧血将灭,省其姓名,不知涕之何从也。”^[16]讲武堂师生为民主革命建功立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虽然护国运动以后,讲武堂被军阀所控制掌握,但它的许多毕业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民主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举世闻名的台儿庄战役,滇军健儿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各级指挥官中不乏讲武堂的毕业生;讲武堂特别班毕业生、曾任国民革命军军长的范石生,在 1927 年底、1928 年初曾帮助过南昌起义后处于艰苦转战中的朱德及其所率领的红军队伍,为革命做出过贡献;

其他一些人虽然走过弯路,但最后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为革命立了新功,如龙云、卢汉等;即使是蜕变为军阀的唐继尧等人,在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中的作用,我们也应该给予肯定。

云南陆军讲武堂声誉和影响远播海外,许多华侨青年“久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亟盼祖国富强,改变被欺侮被压迫的地位”^{[17][121]},要求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一些外籍如朝鲜、越南等国的革命青年也要求进入讲武堂学习。讲武堂第 12、13、15、16、18 期均有华侨青年在堂学习,第 17、18 期有部分朝鲜、越南籍青年在堂学习。朝鲜、越南两国学生“都是由该两国的革命地下组织介绍进校的,朝鲜同学均称吉林省籍,越南同学则称广西或云南籍作掩护”^{[17][121]}。华侨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在国内参加民主革命斗争,如叶剑英等,一部分回到了侨居地。外籍学生毕业后回到各自的国家里,为争取民族独立、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如前面提到的崔庸健将军。因此,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为本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而且还为其他国家培养军事人才,这在国内军事学堂中是十分突出的。

1924 年黄埔军校创办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已办了 10 多年,军事教育与学校管理都已较为成熟,毕业员、生也遍布海内外,已经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军事学堂。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军官学校时,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科长王柏龄、林振雄、帅崇兴、刘耀扬等先后入粤襄助,其他干部、教官亦有讲武堂毕业生^{[4][10]}。叶剑英在讲武堂第 12 期毕业后曾在粤军任职,后经廖仲恺推荐,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在制订教育计划、编写军事教材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因此升至黄埔军校作训科科长^⑤。有人评论说:“及至黄埔建军,创设党军学校(即黄埔军校),亦多以吾滇武校(辛亥革命后,云南陆军讲武堂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为中坚干部,以武校精神训练黄埔健儿,……探本溯源,黄埔建军,实采取吾滇武校之精神教育与训练方法。”^{[4][5]}云南陆军讲武堂为黄埔军校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帮助,贡献了力量。

四

分析研究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要弄清它创办的历史背景,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和演变

发展轨迹,它在民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还要弄清它在近代中国军事学校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对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它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轨迹,也可以看到近代军事学校一般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轨迹。同时,通过对它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军事学校教育是军事人才培养的正规途径。恩格斯说:“军官是不能以训练兵士的同样期限和同样方式来造就的。”^{[18]155}军事学校可以系统地讲授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可以系统地讲授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极其丰富深刻的军事历史经验以及外国的军事历史经验。“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质量高的人才”^{[19]275}。近代和现代战争更需求知识型的军事人才而不是经验型的军事人才。知识型的高质量的军事人才一般都是通过军事学校系统的正规的教育培养,正如毛泽东所言:“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素质,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20]75}一支军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级指挥员的军事政治素质。军事学校系统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教育,是提高各级指挥员军事政治素质、培养各级合格指挥员的正规途径。

军事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影响军事人才培养的关键。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与师资队伍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军事学校更是如此。军事学校教育质量的好坏,与教师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军事技术、军事教学水平的高低有很大关系。没有合格

的师资队伍,即使有较好的教学设备和条件,要想培养合格的军事人才也是很困难的。一所军事学校,首先应该有一支合格的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应该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的个体和群体素质,注意师资队伍知识的互补和人才的互补,这是提高军事人才培养的关键。

军事理论教育应该而且必须联系实际。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同时又应该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完善,军事理论更是如此和更应该如此。军事学校除了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和军事技术教育外,还应该为员生提供和创造军事实践的机会和条件,要求员生将所学得的军事理论和专门军事技术知识运用于军事实践,理论联系实际。一所军事学校不能只培养有军事理论知识,而没有军事实践经验;只能纸上谈兵,不能带兵打仗的赵括式的人物。

军事人才的培养也应该注重思想品德和精神教育。军队组织不同于其他一般组织,它要求严格纪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经验证明,现代战争要求军队具有高度的战斗素质和政治素质,具有良好的军事和政治的素养”^{[19]526}。经验也证明,任何时期都要求军队具有良好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精神素质。而这又与各级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精神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军事学校除了进行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方面的教育外,还应该加强对员生的思想品德和精神教育,提高员生的精神素质,以期提高整个军队的精神素质。

注释:

- ①参见吴达德《清末云南新军编练与军事教育》(《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新军的编练与教育——以云南新军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10-114页)。
- ②有论者把龙云主政云南时期即1930至1935年在讲武堂旧址举办的三期教导团算作云南讲武堂第20、21、22期(参见马继孔等《云南陆军讲武堂史》第14页);但有关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文献及其当事人的回忆录均记为19期。笔者认为,记为22期证据不足,显得牵强,故笔者采19期之说。
- ③据《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1909—1911)》(云南省图书馆民国7年11月印,云南省图书馆藏)、台湾王焕琛《留学教育》第一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70年版)、茅海建《云南讲武堂与辛亥云南起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等统计。
- ④参见《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未刊)、《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未刊),云南省图书馆藏。
- ⑤一说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 [1]清末新军编练沿革[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

- [2]素庵,适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概况[G]//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3]云南陆军讲武堂简介[J].云南文史丛刊,1985,(3).
- [4]乐铭新.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Z].未刊稿.云南省图书馆藏.
- [5]马继孔,等.云南陆军讲武堂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 [6]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Z].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Z].未刊稿.云南省图书馆藏.
- [7]贺忠良.考查日本陆军教育书[G].北洋陆军编译局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 [8]李根源.新编曲石文录[G].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 [9]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G]//辛亥革命回忆录(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0]周开勋.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回忆[G]//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2.
- [11]朱德.辛亥回忆[N].解放日报,1942-10-10(1).
- [12]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G]//民国丛书:第一编(32).上海:上海书店,1989.
- [13]云南通志馆.续云南通志长编(上)[G].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行,1985.
- [14]徐万民,张子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韩国民族解放运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2(5).
- [15]谢本书.民国劲旅、滇军风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 [16]李根源.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序[Z].云南省图书馆印,民国7年(1918)11月.云南省图书馆藏.
- [17]曾其清,曾俊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G]//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1979.
-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G].北京:战士出版社,1977.
- [20]毛泽东军事文选[G].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Attempt at Yunnan Army Military School at the End of 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U Da-de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the new army organizing and training to set up all kinds of military schools, of which Yunnan Army Military School is one, and to train and discipline all ranks of new army officer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officers of modern military theory knowledge and skill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Yunnan Army Military School exists for a relatively long time, of large scal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occupies an outstanding position in the education history.

Key words: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unnan Army Military School

[责任编辑:凌兴珍]